

社會服務協會

SSS - Society for Social Service

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曾育慧博士候選人

社會服務協會（以下簡稱 SSS）是孟加拉中央銀行評估規模第八的大型微額貸款（micro credit）組織。我在 2009 年與研究伙伴穆吉實地參訪他們各項計畫，本文主要介紹 SSS 的弱勢教育計畫。

SSS 總部設在坦蓋爾（Tangai，位於首都達卡西北方約 92 公里），業務可粗分為微貸和非微貸二大部門，前者提供都市與鄉村貧民各種微貸產品，後者為教育和健康領域的社會服務工作，包括開設醫院與行動醫療站、農漁業發展、救災與重建，以及「教育與兒童發展計畫」，使社會邊緣族群的下一代融入主流社會，停止不幸且不公義的世代循環。

後犁種小學 1947 年以前，孟加拉是印度的一省。在印度教階級分明的種姓制度中，被排除在四大階級之外的賤民，是社會最底層的邊緣人，世世代代從事被認為低賤的工作，像是清除糞便和屍體搬運等工作。這群人沒有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，甚至住居也被隔離在主流社會之外，受到全面的排擠。印度在 1947 年基於宗教因素，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斯坦和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（1971 年孟加拉脫離巴基斯坦獨立建國），然而孟加拉各地依舊散居著不少印度教徒，包括這群在印度次大陸被統稱為「後犁種」（harijan¹，英語亦稱 untouchables）的賤民。



通常貧苦的「後犁種」人只能住在全無公共建設的貧民窟，沒有水電供應，沒有下水道或廢物清理系統，有時會養豬，人畜共處在狹小稠密之地，環境污穢不堪。SSS 的「後犁種」小學所在的社區比較特別。這是政府特別規畫，以 99 年租期提供給當地少數族群「後犁種」人居住的公有地。簡陋的社區內有電線、有公共取水處，政府也提供短期的就業機會，但仍是這群人所「世襲」的工作，比如在政府機構負責清掃或在法醫部門協助屍體處理。更可惜的是，這個社區「剛好」設在妓院隔壁。

制度上，免費國民義務教育是所有孟加拉學齡孩童享有的權利，但社會上無形的排擠，使得「後犁種」小孩幾乎沒辦法到外面上一般小學。SSS 在 1997 年，運用微貸業務的盈餘和來自荷蘭的贊助，在「後犁種」社區內提供小學課程，共有五年級五個班，以社區內五間房舍充當教室，讓 6 到 10 歲的學齡孩童接受與孟加拉其它小朋友相同的基礎教育。之所以強調

¹ 印度教當中的賤民：後犁種（harijan），在 1940 年代末前原稱為 dalit。從兩個例子可看出這群人被為社會所嫌惡的程度。其一：一般人若無意中看到 dalit，便要立即回家洗澡淨身，去除因「看到」dalit 而染上的不淨；其二：若 dalit 人走在路上，人影不小心碰到非 dalit 的房子或土地，便會被處以火燒極刑，亦即 dalit 人活動範圍有限，不被容許走入印度其它地區，也不被當成人看。印度當時的精神領袖甘地表示，這群人也是上帝之子，因此給 dalit 另取了「後犁種」這個新名稱。但僅有形式上的更名，並未能消除社會對這群人的歧視和無人道待遇。Dalit 與 harijan 現在是可完全交替使用的詞彙。

「相同的基礎教育」，是由於孟加拉許多執行教育計畫的大小型 NGO，大多從事非正規教育，只能單純的提高識字率，減少文盲人口。不過 SSS 的目的是讓邊緣族群成為社會中正常的一員，因此採用國家頒定的統一教材，讓這群小朋友都能完成小學教育，有機會在這個基礎下進入中學。在 2007 年，後犁種小學一共有 208 個學童，目前已經有 102 個小孩上當地的一般中學。

SSS 的社工和教師平常也就近進行社區公衛與教育工作，改善居民的衛生習慣，此地的居家環境比其它「後犁種」群聚之地相對健康許多。

性工作者孩童托兒中心與兒童之家 孟加拉第二大，歷史長達半世紀的妓院²，就位於坦蓋爾市區內。目前約有 750 名性工作者，其中不乏四、五十歲，在這裏度過半生，甚至孕育下一代的女性。妓院是一間間錫屋頂的小房間和不到二人肩寬，迷宮般的巷道所組成，外圍再由水泥牆隔離外界的眼光。有些人不慎懷孕生下小孩，如果沒賣掉，就只能帶在身邊。在妓院成長的小孩，男生早早就學會抽菸、酗酒、吸毒、混幫派...，女孩則早早繼承母親的衣鉢，開始賣身。



妓院外牆，前方靠牆的二名男子為 SSS 社工，後方左邊三人為即將進入妓院乞討者



妓院外，性工作者正在殺雞、洗鍋準備煮飯。垃圾隨意傾倒在水溝旁

針對性工作者的孩子，SSS 做了二項工作。他們從 1997 年開始，在妓院對面二樓開托兒中心，白天免費照顧三到五歲的小孩，午飯由母親們做好送過來，目前有 60 名孩童。我們去的時候，看著這群小朋友無憂無慮地一個個起來表演唱兒歌、念韻文、跳舞，要跟我們玩，跟一般小孩兒沒二樣。對照我們之前看的 SSS 所拍的紀錄片中，小孩子被幾個紙箱圍在房門外的地上，母親在裏面忙著接客，小孩則在外面哭的快沒氣。另一個更可怖的畫面，是二個小女生撿起丟棄在地上的保險套，高高興興地吹起氣球玩起來...，托兒服務多少減輕了性工作者育兒的負擔。主持托兒中心的卡圖恩女士表示，因為中心只有二名工作人員，必須分成上、下午二批照顧，但是媽媽們一直要求讓小孩全天留在那裏，這對人力不足的托兒中心形成頗重的負擔。

為了安置 5 歲以後的小孩，讓他們在健全的環境中成長，不用背著「我的母親是妓女」的原罪，順利融入一般社會，SSS 說服母親把孩子送到 SSS 創設的「金色孟加拉兒童之家」。外表頗有風塵味，性格卻格外熱情堅毅的 SSS 社工魯米跟我們分享他跟妓院裏三教九流打交

² 孟加拉全境約有 11 所妓院。只有取得政府特許者才能從事性交易工作。

道的經驗，常人難以想像³。要一個個說服母親簽字，同意把孩子交給機構，長期照顧到長大成人，對飽嘗世間險惡，不再信任的女性來說，是很難下的決定。他說，「當時我帶著五十幾個小孩離開妓院的剎那，身後傳來一陣陣淒厲的哀號，好像同時有一萬個母親因為不捨小孩離去而痛哭。全妓院的女人都在流淚，因為那是她們共同的小孩。此情此景，永遠鮮明地烙在我的腦海中。」他接著說，「在當時的情境下，只要有任何一個人說『別帶走我的孩子！』我便一個都帶不走，也許還會有生命危險。」

金色孟加拉兒童之家位於 SSS 在坦蓋爾市郊一處風景優美的村落中，廣達九英畝（近 370 公畝）的自購土地上。在此地，性工作者下一代的成長方式也獨樹一格。迎接我們的，是年輕的院長馬哈迪，簡單的幾排房舍和中間一大片種滿各種植物的廣場。辦公室左邊約 10 步腳程有一排鳥舍，停著很多不知名的白鳥。院長說這裏一共有 90 隻鳥，是兒童之家 3 個愛鳥的男生（一個 15 歲，二個 12 歲）提議要養和負責照顧的。

院長說，有嗜好的小孩不會變壞，這是他們在提供一般課程之外的教育方針。辦公室裏掛著很多獎章和照片，都是兒童之家的小孩在國內外跆拳道比賽得到的。兒童之家除了平日上課外，也有才藝和職業訓練課程。跆拳道一開始是考慮到小朋友在外面常遭到言語，甚至



肢體攻擊，所以請老師教跆拳道防身，沒想到這群小朋友體育才華洋溢，不僅是跆拳道出色（院內已出了二個女子黑帶高手），在院方的輔導下，他們自組的板球隊和足球隊表現也非常傑出。板球和足球是孟加拉最風行的二項運動，村內要派代表隊出去比賽時，常會徵召兒童之家的隊員以壯大實力，無形中消弭了一般人和這群背景特殊者的界限。院長提到一件很感人的事。從 1997 年兒童之家成立，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抗拒，到近年來小

朋友要到外地或出國比賽，居民會主動提供自己的名字，讓這群「父不詳」的青年選手填在申請表上的父親姓名欄上。

穿過男生教室、男生宿舍、辦公室與花園，眼前景象突然開闊起來。在大片綠油油操場的一端是鵝黃色的三層樓女生宿舍，另一端則通往更廣大的綜合農場。聽著院長精彩的介紹，我不禁打開相機的攝影功能，跟著他從社福領域，進入有機農作的世界。

兒童之家的養雞場有 200 隻雞（其實在前院的花園中還有好幾隻四處遊盪的鵝），牧場有 20 頭牛（其中 7 隻是乳牛），有大池塘養魚，還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/果園，可以看到結實累累的茄子、苦瓜、南瓜、瓠瓜、絲瓜、豆子、香蕉、辣椒、高麗菜、花椰菜、玉蜀黍，還有荔枝、芒果、波羅蜜等果樹，全供院內自用。我問院長每日所需食物量，院內共有 99 個小孩，加上 17 個工作人員，需要 45 公斤米（外購）、10 公斤魚、15 公斤肉（雞肉或牛肉）、青菜 100-140 公斤（有時剩餘可賣出）。大部分的食物供應可以自給自足。我們在院內跟院長一起吃午餐，光是現摘的炒綜合青菜，就令我食指大動。院長說他現在到達卡市，青菜一吃就知道是二、三天前採收的，他已經吃不慣了。

³魯米有十年以上，在坦蓋爾和孟加拉各地的社工經驗，對於孟加拉性工作者和弱勢團體的社經背景、歧視與不幸經驗，以及政府和社福機構的安置情況有深刻的瞭解。

我們看到所有的青菜瓜果都長得很好，便問施肥的情形。院長指著一旁堆肥場說，他們用牛糞做有機肥，步驟很簡單，只要挖三個堆肥池就可以產出養分充足的有機肥，一年全面施一次肥，再加上定期轉作或休耕，給土地充分休養復原的機會，整片地完全不用化學肥料，卻能供養百餘人。由於兒童之家和附近的居民互動情況良好，此地變成示範農場，有些農夫也開始使用有機肥料（另一個原因是化肥價格非常昂貴），不過因為自己養的牛隻數目不足，常來跟院長索取牛糞。院方除了雇用三名園丁，也鼓勵對園藝有興趣、喜歡玩土的小朋友來協助種菜、種花、照顧植物，但並不強迫大家義務勞動。



沒有蚊子的女生宿舍

進入女生宿舍，每間房間約六、七坪大，擺了三到四張單人床，沒有上下舖，三到四張書桌，有窗戶和陽台，光線、空氣和活動空間都很充足。我注意到這些房間四周好像沒有可以掛蚊帳的鉤子，院長拉出紗窗，說每個窗戶都有裝紗網，傍晚五點左右太陽下山，蚊子要從外面飛進來的時段，陽台的門一定關起來。每隔一日在易滋生蚊子的地方，像是水溝和房舍四周噴灑除蚊劑，而且女生宿舍不像男生宿舍緊鄰花園，蚊子不多，男生宿舍就需要蚊帳，女宿的房間通常不用。我不禁佩服這裏在公共衛生的先進，即使在達卡許多中上階層的住家（包括我的婆家在內），紗窗的使用並不普遍，到了晚上便要忍受蚊子惱人的侵襲。



男生宿舍是平房

當天是星期五，孟加拉的放假日，沒看到兒童之家小孩上課的情形。兒童之家開辦的「金色孟加拉小學」內有 90 名學童，其中 52 個小朋友來自兒童之家，另外 38 個學生是附近社區的小孩，目的不變，還是努力幫助這群小朋友進入主流社會，與外界建立正常的互動，因此他們提供非常優良的師資與各項有趣的課程，吸引院外的小朋友來這裏和院童一起上學。比較大的小孩，院方除了送到附近中學上課，鼓勵升學外，也提供院內與院外職業訓練和就業機會，比如駕駛、護理、醫佐、電氣技工等。我在院內碰到一個女孩子，她被介紹到孟加拉享有盛名的「人民醫院」接受一年的醫佐訓練，現在在 SSS 經營的醫院工作；開車載我們到處參觀的司機鐘尼告訴我們，他也是兒童之家撫養成人的，他和院內另一名女性結婚，目前受聘於 SSS。穆吉私底下問他的薪水，我們很訝異數字竟不亞於一般中等受薪階級的水準。

童佣教育計畫 貧苦的婦女擔任家庭幫佣在孟加拉很普遍，但更不幸的，是貧苦家庭窮到養不起小孩時，便在孩子還沒長大就送到有錢人家工作。童佣通常提供廉價，甚至免費的勞動，只要能減輕父母親的負擔就行。雇主會提供吃、穿、住等基本需求。小小年紀的童佣，不但永遠失去父母手足的家庭溫暖，還經常成為被雇主剝削和無情虐待的對象，更別說有求學識字的機會。

為了讓這群小朋友接受教育，在未來也許會有更多機會，SSS 專為童佣設計每日二小時的非正規教育課程。為增加使雇主讓小朋友每天出來上課的誘因，SSS 的課程內容還包括家事管理，每日上課時間也特別選在下午三至五點，一般孟加拉人午睡，對佣人需求稍微降低的時段。SSS 知道童佣來自市區各地，若集中一處，會影響住在較遠者的出席情況，所以在

坦蓋爾市分設了八間教室，在 2007 年底共有 160 個小朋友來上課，其中 29 個男生和 131 個女生，內容有國語、英語、算數、畫畫課和家事管理，出席率維持在八成左右。

我訪問了其中一個小女孩，她叫布布里，今年才十歲大，五歲時就被送去幫佣，現在她什麼事都會做，煮飯、洗衣服、打掃都沒問題。六個姐姐和一個哥哥，都在不同的人家幫佣。問她上次什麼時候看到媽媽，她說了一個參考點，應該在四個月前。比較幸運的，是雇主家中還另請了一個成年佣人，因此不是所有的家務都落在她一人身上。



坐在布布里隔壁的隔壁，是 11 歲的孟伊娜，有三年的工作經驗。我問她平常都做些什麼事，她說主人家只有她一個佣人，不但要煮飯、打掃，還有三個小孩要照顧，煮飯是太太教的。這一班正在上畫畫課，我看她畫了一個房子和幾個人，問她在畫什麼。她說房子外面的人在玩耍，房子裏面有一個人。「房子裏的人是誰？」孟娜答，「是我。」「你在做什麼？」「我在哭。」老師說孟娜的雇主並沒有付工資，只讓

她吃住，供應衣服。她只有四套換洗的衣服。

SSS 的童佣教育計畫還包括雇主教育與雇傭關係的改善。老師每季會逐一進行家訪，進行雇主教育，預防對童佣的暴力與虐待事件發生，在平常上課時也會加強童傭工作技能，以及和雇主相處之道，讓雙方知道彼此的權利義務。在每一季的家訪會記錄行為與態度改變情況，以瞭解童傭是否被雇主家庭所接納，在工作之外得到應有的照顧。



到訪的第一天，乍聽到要進入妓院「參觀」，一股驚惶失措感突然產生，我猜大概也難以掩飾地浮現在臉上。我告訴我的研究伙伴穆吉，自己不是不想去或不願意去，只是一下子沒有心理準備，不知道要用什麼態度面對。對於一個成長環境相對單純，極少真正接觸社會黑暗面的我，難道下意識對於「妓女」，還是存在著蔑視的心態嗎，否則為何無法坦然以對？在此時，我突然對「後犁種」的污名難以自社會去除的困境，開始有點體會了。「後犁種」對沒有



長期浸淫當地文化與社會習俗的人來說，光從外表，實在難以和一般貧民做區分，因此進入社區對我的衝擊並不大。但妓院就不同，全世界幾乎所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妓院和裏面的人是怎麼一回事，刻板印象早已深植腦海，才在當下產生一股（唉，算是）抗拒感吧！在我不知道該怎麼以恰當的方式發問時，社會歷練和政治參與經驗夠豐富的穆吉，沉穩地獨自完成幾個訪談，我便安靜地待在一旁觀察。

才剛和穆吉談完的性工作者，爭取時間馬上出來開始上工

出乎我意料，穆吉在訪完之後轉述一位受訪者的話：「告訴你，我是不想接受訪問的。但

是你知道我為什麼答應讓你們進我房間，還問了一大堆問題嗎？那是因為我一見到你太太就非常喜歡她，我是為了讓她待久一點兒，才讓你們問的。」難怪她在訪談時，一下子要我坐在椅子上，一下子要我坐在她的床上，完了之後還突然靠在我身上，要社工幫我們拍照，又用手捧著我的臉捏了捏（我一度有強烈的感覺她想親我！）。我聽了不假思索地回應，「我知道她為什麼喜歡我！因為我有張單純的臉，有著未經世間磨難的面貌，我是她過去的梦想。Once upon a time, she was like me!」雖然這是很自以為是的回答，穆吉好像也覺得頗有幾分道理。

在訪問之餘，去找住在坦蓋爾的朋友，分享我們的見聞。朋友的母親說，鐘尼和他太太就住在這附近，三年前搬過來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他們夫妻倆都是來自妓院的小孩。她沒再多說，但言下之意我們聽得出，如果當時他們的身分被發現，也許鄰居會反對，或是房東就不租了。要消除自古以來對於性工作者的歧視並不容易，絕不是十幾年的工夫就能奏效。讓邊緣族群主流化，實在是一件極度不討好的艱鉅任務。

（本篇為曾育慧在 2009 年前往孟加拉進行田野研究時的隨筆。）